

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先生经典力作
忠实记录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社会的深刻变化

明治维新 生活史

〔日〕柳田国男 著
潘越 吴垠 译

御届
明治十八年
浅草鱼河岸

时代文艺出版社

明治维新 生活史

〔日〕柳田国男 著
潘越 吴垠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治维新生活史 / (日) 柳田国男著; 潘越, 吴垠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387-5089-8

I. ①明… II. ①柳… ②潘… ③吴… III. ①社会生活—生活史
—研究—日本—近代 IV. ①D73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99521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陈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明治维新生活史

[日] 柳田国男 著 潘越 吴垠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03千字 印张 / 21.75

版次 / 2016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编者说明

本书《明治维新生活史》，原名为《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昭和五年（1930年）编纂成书，主要编写者是柳田国男先生。柳田先生被称为日本“民俗学之祖”，其人学识渊博，因早年任官访欧的经历而精通英、法等外国语，接触欧洲流行一时的民族社会学说，回国之后又遍游各地，遂投身于日本民俗学的创建、发展，树立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主张民俗学的根本在于深刻解析“何为日本？何为日本人？”之命题，并将其观点详尽付诸文字、流传后世，希望其成为涤荡日本人心灵的“内省之学”。

《明治维新生活史》诞生在昭和五年，距离187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一甲子的时光，日本社会在经济、政治、环境、文化、习俗、语言、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生活史》正是为了详尽记录、解析日本社会在这数十年中如何激烈变化而编纂的，其着眼处绝无空泛，而是直接将当时日本人身边所亲身接触的人、事、物拿来解析。如首章论述社会上的新生事物，解析对象便是新潮的衣物材料、染色以及鞋子等。先讲述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的木棉衣物、植物染色以及穿着木屐，再描绘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学会制作现代纺料衣物、化学染料及穿着皮鞋。其后每一章基本都是如此，食物的变化、建筑的变化、环境的改造、交通的进步、酒对社会的影响、对恋爱婚姻的态度

度、家庭制度的演化、劳动制度的演化、对贫穷病害的应对、社会大众心理、社会组织的运行，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凡有赞有贬之处，均以实在的证据加以佐证，即对日本过往数十年中所取得的进步加以自豪的褒扬，同时也对日本人的某些民族性格弱点、社会上不公正之事加以温和的批评，乃至自嘲，其所用语言亦通俗易懂。

《明治维新生活史》绝无高高在上之感，其问世即是为了将当时的日本社会状态、发展进程加以记录留存，其读者便是广大日本普通民众。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看，该书编纂者和当时日本绝大多数人一样，对于渐渐笼罩于日本头上的阴云——军国主义崛起，认识不足或者说视而不见的。经过了后来大举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并且战败后，又经历了数十年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日本的面貌又焕然一新了。《明治维新生活史》是对过往岁月的记录，我们可借此知晓现代日本从何处来，思考日本及我们这个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又往何处去。

自序

说到《明治大正史》¹的编纂，其实在《朝日新闻》树立此项计划很久以前，就曾经试着写过类似的一本书，所以这也是我本人的愿望。因此我想多少是做好了一些准备的，然而一旦着手写下去，便冒出许多新的想法，导致意外困难丛生。截稿日期是稍稍放宽了一些，却仍然让印刷厂等了很长时间，而且写出来的也仅仅是如此粗糙之物。尽管也有生病之类的若干理由，但主要是对我自己来说负担过重了，想来不免令人遗憾。

不过，我相信这样的经验对于往后有意继续尝试的人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想在此一并说明，并通述一遍本书内容。若将本人试图达成的野心揭示出来的话，实际便是想描绘现代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亦即每天在我们眼前出现又消失的种种事物，我想都是很值得书写在历史上的。尽管本人曾偶尔加以尝试，却归于失败，羞愧得很，但说到自然史方面却被证明还是有些功力的，一点也不存在问题。

特别在另一方面，人类史较之自然史是否稍微偏向于对更为丰富的往昔事物的观察暂且不论，毕竟被记忆下来，并且被记述的人类史能够赋予我们的推断以强烈的支持，而且是和化石学一样深厚的知识领域，

1 本书原名为《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 柳田国男肖像照

甚至远比自然史要宽广许多倍。其资料不如说是多到过分的地步。只要搜集、整理、分类、比较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那么就不存在自然史那边有可能做到而人类史这里没可能搞成的问题。

这样的方法如今仅在民间发起，人们用英国称法名之为“Folklore”。一部分学者提倡将其称之为“民俗学”，但实际上它是不是一种“学”还未有最终定论，大概是要根据以后的成绩来确定能否称之为“学”。并且还应该看到在那些学者当中，

有不少人一门心思把自己局限在浩瀚的古代历史中摸索，而我对这样的倾向有不同的思考。

首先，即使对于古代史，也须使用上述方法进行探究，对于现代史也渐渐有这样的期望，如果连上古的研究都有必要运用此法的话，对于更为合适的现代问题来说，是必须要以此法进行尝试的。

现在有个问题是，难以将正反两方的证据共同展示出来，好比在所谓日本人的祖先来自希腊之类的荒谬说法都能堂而皇之地立说且通行的地方挥舞此无敌之剑，让人觉得似为一种巧妙的逃避法。所以那些推行邪说者故意回避对事实的检查，对于推理方法是否得当不加批判，如此之人所得出的结果，不得不说是给这种新型研究方法的信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本人也感到必须要亲手去打开一扇窗口，因此这样一个机会是不容错过的。

问题是，怎样来收集资料，并且如何制作成为一种标本。本人以为每天新闻报纸上就有非常多的记载，是最具希望的资料来源，这绝不是我作为一个报社人存偏颇之心的缘故。像报纸记录那样只以反映时世的状况为唯一目的，纯粹且精确的载体，从古至今没有其他存在。而且报道事实是涵盖几十万人，同时了解并一起产生兴趣，如同通过同一个显

微镜的镜头，在同一时刻进行观察并得到共同的认识。如以此为基础，不刻意去追求也能得出结论。因此本人在大约一年时间中，着眼于全国各府县的报纸，制作了数量庞大的剪报，且作为参考也涉猎了过去六十年间各地各时期的报纸。

不过到最后渐渐明白过来的是，尽管有如此繁多，乃至超过极限的每日记录，但现实的社会世相仍然远比这些文字还要来得复杂，报纸仍只是覆盖了其中一部分内容而已。若干有案可查实资凭信的事实，偶然也会从其中遗漏。固然报纸是绝不会像古代的史官那般，只挑选值得一传的事迹进行记录，但毕竟将生活中最为寻常平凡的事物作为新的事实加以记述的机会并不多，而我们的社会生态却常在这寻常平凡的大道上前进着。应改为：这样，只有那些变动的、所谓尖端的事物会被采集记录，至于那些相对来说的碌碌小事，倒是有着必须从这些映射实际的例外事实来推察的不便。

结果是除此以外，无非也只是将人尽皆知的事实漠然引述罢了。以至于不得已而采取尽量列举大多数人的平生常事，不会觉得怪哉此也的事实，不立证其出处便敷衍了事的做法。尽管再多些时日的话，可以做出标本来，但结果是只能将所观察到的事物以让人明白的，并富有耐心的方式讲述出来而已。这些是将来必须要加以思考的问题，总之最初的计划至此是遭遇挫折了。报纸里面当然存在无限的线索，但能够作为直接资料引用的则很少。还有其他的资料则已经太为同时代人所熟知，不过是写给异国及后代读者的文字，无意去一一赘述。

如果允许再一次和自然史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将松树、燕雀等这些朝夕可见的东西，不厌其烦地对其状态进行叙说，人们只会将此评论为精益求精，由此学问得以进步。但反过来，只比一般吹牛闲聊进步了那么一点而已的所谓世相研究，如果也那样去做的话，马上就被人贬为傻帽，没有一个人会认真去听。

本人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许多评论式的句子，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办法，无法让世上随处可见的事实引起读者的注意。如此没有办法的办

法，绝对不是因为资料匮乏而试图自圆其说，资料不如说是积累到太多的地步。只不过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能够甲乙丙地进行分类比较，将其进化之路一目了然地铺陈开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作为民俗学就是失败的。

另外还想再多讲一句，这本书是作为对长期以来传记式历史不满的产物，故意不对任何固有名词加以颂扬，《明治大正史》绝不是描写英雄心胸的作品。只有遍布于国土上的普通芸芸众生，其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听到见到的东西，以及普通人稍稍在心灵中探寻一下，便必然会浮现出来的思想，才会在本书中加以叙述。站在特殊地位上的观察家的论断，去强迫人们接受的话是让人讨厌的。本人尽管一点也没有自夸为见识深厚者，但毕竟还算是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即使是以讲述历史为名，将私见强行贩卖之事，想到底是狡猾之事，不会去做。

恐怕也会有不少人诘难道：明治大正时代的新世相难道就这么一点吗？本人完全了解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最近所谓摩登举止潮流，本人也是对那些玩意儿颇为苦恼的许多人中的一员。将这些忽略过去是基于三个原因：第一是本人力有不逮；第二是已经被大多数人所知或有其他专家存在；第三是要进行评述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一个都市就提供了太多的问题，也有加以限制的意图在其中。

如果是涉及人群利害的大小来讲，应该更多述说乡村中的事物，但在乡村之中仍有不少人认为书籍不过是从城里带回来的某种礼物。与此相对应，倒是希望现在能有一种专门给城里人读的地方书。无论如何，问题是这本书中仍然是散漫的，难以涉及地方上的生活情况，于是一根筋似的演变成为一本线索类书籍，这可绝不是著者最初的志向。

在此书的编纂之中，中道等、樱田盛德两君，给予本人莫大的帮助。不能以完美的成绩回报两君好意，本人思之不禁万分遗憾。

柳田国男

昭和五年（1930年）十二月

第一章 映入眼中的世相 001

一 新色音论 001

二 染物师与禁色 003

三 幻想成为现实 006

四 牵牛花的预言 009

五 从棉花到人造绢 012

六 对于流行的误解 016

七 职业装的搜索 020

八 布袜与木屐 024

九 时代之音 028

第二章 食物的个人自由 031

一 村之香 祭之香 031

二 小火锅和火锅料理 034

三 珍贵的米 038

四 鱼烹饪法的变迁 042

五 蔬菜和盐 046

六 菓子和砂糖 050

七 肉食的新日本式 053

八 外出吃饭 058

第三章 家与居住舒适度 063

一 脆弱的住房 063

二 小屋与长屋的修炼 066

三 从窗户纸到窗玻璃 070

四 卧室与棉织睡衣 074

五 房间和坐垫 077

六 出居的衰微 081

七 木材的浪费 084

八 庭园艺术的诞生 089

第四章 风光推移 093

一 山水与人 093

二 都市与古迹 096

三 远眺大海 099

四 田园的新色彩 103

五 山巅变水田 106

六 武藏野的鸟 109

七 属于家庭的动物 113

八 与野兽交往 116

第五章 故乡异乡 119

一 村庄的奋发 119

二 街道的人气 122

三 了解异乡 127

四 观察世间之目 130

五 地方抗争 133

六 岛与五箇山 137

第六章 新交通与文化输送者 141

一 人力车的发明 141

二 进入自行车村 144

三 火车的巡礼本位 147

四 水路的变化	150
五 旅行与商业	152
六 旅行之道的衰微	157
第七章 酒	161
一 需要喝酒的社交	161
二 酒屋之酒	165
三 浊密地狱	168
四 无酒日	170
五 酒与女性	173
第八章 恋爱技术的消长	177
一 非小笠原流的婚姻	177
二 高砂业的沿革	181
三 恋爱教育的旧机关	185
四 临时契约	188
五 殉情文学的兴起	191
第九章 家族长存的心愿	197
一 家长的拘束	197
二 灵魂与土地	199
三 明治的神道	202
四 武士家族和家庭迁移	206
五 职业分化	209
六 家庭情结的发展	213
第十章 生产与商业	217
一 本职工作与副业	217
二 农业的一个优点	221
三 渔民家业的不安	225
四 产能过剩	229
五 商业的利与弊	233

第十一章	劳动力的分配	237
	一 农民工劳动力的统一管理	237
	二 家乡的力量和移民	241
	三 女性的劳动	243
	四 职业妇女的问题	246
	五 亲方制度的崩溃	248
	六 海上从业者的将来	252
第十二章	贫穷与疾病	259
	一 衰退与贫困	259
	二 新的灾祸	262
	三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265
	四 医生的掣肘	270
	五 孤苦无依和社会病	274
第十三章	从众心理	277
	一 组织的自治与联系	277
	二 由互助会而来的无尽业	281
	三 青年团和妇女会	285
	四 流行的各种经验	289
	五 运动与参与人数	292
	六 弥次马心理	294
第十四章	鹤立鸡群的英雄	299
	一 期盼英雄的出现	299
	二 选手的养成	303
	三 亲分割据	306
	四 落选者的行踪	310
	五 恶徒的衰败	313
第十五章	改善生活的目标	319
	跋	327

第一章 映入眼中的世相



- ◎ 德川幕府末期，一眼望不到边的江户，由英国摄影家菲利切贝托（Flice Beato）于1865—1866年期间所拍摄。这是一座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即将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切贝托在来到日本前，也曾在印度拍摄了反英暴动的血腥照片，在中国拍摄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与混乱。

一 新色音论

以前也有世间焕然一新，人人都身有所感的时代。历史的脚步远去之后遗留的足迹，并不仅仅当成追寻的记忆，而是作为与眼前新的现象进行联系的路线图，并以将其辨识清楚为己任之人，似乎有很多。不过这样的工作，实际却是不容易的。被世相卷入其中而无从知晓全体真貌，只因为在同一条河流中漂浮者，不付出艰辛的努力是不行的。

即便如鸭长明¹或是吉田兼好²这般遁世之人，自诩唯有自己可做到达观，但其方法却又不曾传授他人，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头学起。将全体事物的观察法定为远观俯视，又或者近距离深入其中调查研究，但这类

1 鸭长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歌人、随笔家。

2 吉田兼好，日本镰仓时代末期的歌人、随笔家。

计划颇不为大众接受，且总是在迅疾的变化之间无所适从，徒留遗憾。

那么有没有除此以外的方法，能够做到明白易懂，任谁都可以体验的实验方法，让历史犹如每天清早的镜子一般，将我们的生活以亲切的形态映入其中呢？

首先必须要尝试各种各样的形式。当江戸刚刚在东海之滨拔地而起之时，时代当然又迈上了新的阶梯。经历了长久战乱，深感疲惫的日本人，人人睁大双眼注视这和平的都城展现在新世界的身姿。诸多文人墨客以笔传诵，其中一人以奥州¹乡土人士浏览东京的名义，写下了题为《吾妻游》的这样一册小小观察记。

当然，三百年前人的心境，现在想来不免悠长至奇怪的地步。当时关东流行何物，便提及庭院中栽种椿花，养着鹤鹑，不分上下贵贱所居何处，都珍视这些事物。鹤鹑风雅的啼音与椿花的娇艳之色，不都是优美之物吗？这样不厌其烦地絮说，因此又将此书称为《色音论》。这大约只是一种文章的风格罢了。即便再是崇尚朴实无华的武士时代社会，众人偏好也不会简单画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的表面体现，在处于那个同时代空气下的当时人的感觉中，肯定是瞬息万变、丰富多彩的。椿花与鹤鹑只不过是两个微小的事物，将其作为文化象征的代表，明显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两样东西的流行，总而言之是新的现象。这种现象直到最近才被编入过往事物的范畴，因此是人们可以各自直接拿来加以比较的事实。恐怕不需任何人的指导说明，且还可以与许多的同伴一起，默默地理解其间的路径，则这样的变化即为亲身体验的历史吧。

尽管这个方法常常有不能全盘施行的困难，但只要加以努力，还是能够在必要的地方推而广之的。并且这个方法至少在个人各自所把握的现实范围之中，不需将外部文明批评家的论断囫圇吞枣。三百年前的色音论轻松愉快，只需有重视耳闻目染的态度便可以了。将此法再一次施

1 奥州，日本古代陆奥国的别称，相当于今天日本东北部的青森、岩手、宫城、福岛四县之境。秋田县属于出羽国，不在陆奥辖区。

加于现今昭和时代纷繁复杂的新世相之上，又将如何呢？这便是此书编者的第一个提案了。

下面的问题便是将我们的实验，向着某个特定的方面进行推进的问题了，当然必须要停止历史本身便是叙说他人家中事迹这样的想法。对于事物，人要么是旁观者，要么是参与者，而且带着疑惑与好奇心。对于我们来说，纯粹只是不相干者的事件，实际是非常少有的。

时代在走向当今之世的同时，共同感便越发扩展与浓厚起来。并且这种关系中最为紧密的部分，便是作为国民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经历了怎样变化的问题。因此顺序而言，要先从尽可能多数的人，同样且容易实际体验的事物开始，慢慢且自自然地进行深入推进。衣食住行都是平凡的事实。这样能够唤起所有人的兴趣与关心，也具备了充分的预备知识，将这些作为历史来进行思考，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即使是文化的时代面貌，并不能在其中得到全面的反映，但至少国民生活的主方向始终是倾注于此，在其中留下了显著的痕迹。当然并没有什么需要加以报道的嶄新材料。我们只是再一次，将其间的问题指出来便好了。如此一来，即使已视若无睹之物也将有新的认知。有一人看错了，便有万人站出来纠正。这便是当代的新色音论，必须以其色彩与外形而显示其厚重感的理由所在。

二 染物师与禁色

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令人心动的有趣话题。据说近来在大阪，有个被人们称为“今泽市”的久盲之人突然恢复了视觉。对于已经八年未见的世间，人们询问他最为新鲜的感觉是什么，他回答说女人们的衣裳变得如此华丽，看见吓了一跳。就算是看不见，生活在市町之间的盲人必然也无数次听到人们谈论美丽的服色吧，并且心中也会描绘那华服的色



◎ 明治末年，东京的三越吴服店（位于今天东京中央区日本桥室町）陈列柜台的景象。吴服即日本传统和服，其最早源头可追溯至中国的“吴”即东南江浙地区

彩。但一旦睁开了眼睛，却仍然受到了强烈的意外冲击。

当然这只是一个人的奇妙体验，而非什么有力的参考，但假设我们都闭上了双眼，如浦岛太郎¹那般追溯往昔，自然也可以说出同样的变化体验。明治与大正相两个时期加起来不足六十年的岁月，在此方面也已有非常大的作用。任谁来想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谁都不会如这位盲人这般产生如此激荡的心情。

在色彩被应用于许多年轻人的服饰之前，首先其自身要越过一个巨大的关卡。色彩也是到近代才得解放的一个事物。我们长久以来只在幻想中触及，‘只能通过印刷出少数几种颜色组合，到今日已经全部变为了现实的色彩，非但如此还出现了更多的种类，超越了我们的空想范围。

1 浦岛太郎，日本传说中的人物，在龙宫中度过数日，回到世间发现已过了很多年。